



肖 洛 霍 夫 著

草 嬰 譯

被开垦的处女地

第 二 部

第一章

土地吸饱了雨水，显得脹鼓鼓的，逢到风吹散白云的当儿，就在艳丽的阳光下懒洋洋地冒出一片淡蓝色的水蒸汽。每天早晨，从小河上，从泥濘的沼地里，都有迷雾升起来。迷雾好像滔滔的波浪，滚过格内米雅其村，涌向草原上的丘陵，然后在那边消失，又神不知鬼不觉地升华成婀娜多姿的蓝宝石色的轻烟；正午以前，就在树叶子上，在农舍和仓房的芦苇頂上，到处凝成閃閃发亮的露珠，一顆顆像鉛丸般沉重，压得草儿都弯下了腰。

草原上，冰草长得高过了膝头。放牧地那边，草木樨已经开了花；黄昏时分，它那甜膩膩的香气，就迷漫了整个村子，逗得姑娘們心头发慌。冬作物像一道連綿不断的深綠色牆壁，一直伸展到地平线上。春作物的幼苗，整齐得出奇，望过去好不悅目。玉蜀黍的嫩莖密密地聳立在灰砂土上，好像一支支的小箭。

六月将交月半，天气轉晴了，空中已沒有一絲烏云，沿过淫雨的草原，郁郁蒼蒼，在阳光下显出一派誘人的美景！草原

如今仿佛一个正在哺乳的年轻母亲，——异常美丽娴静，稍稍有些倦意，但全身都洋溢着一种母性的优美、幸福而纯洁的微笑。

每天早晨，不等太阳出来，雅可夫·洛济支·阿斯托洛夫就披上一件破旧的帆布斗篷，走到村子里去看望看望庄稼。他好久地站在犁沟旁边，——脚下展开了閃耀着露珠的碧綠的冬小麦地，一望无际。他木然不动地站着，垂下了头，好像一匹疲乏的老馬，同时心里寻思着：“要是庄稼成熟时不刮东南风，要是小麦不受旱风的襲击，集体农庄就会堆滿谷子，那才見他媽的鬼呢！該死的苏維埃政权可真走运！单干的时候多少年沒及时下雨了，可如今呢，一下就下个暢！而收成一好，庄員們摊到的劳动日也就可观了，——到那时你还能順順当当叫他們去反对苏維埃政权嗎？一輩子办不到了！一个飢餓的人，好比树林里的狼，要他去哪儿就去哪儿；一个吃飽飯的人，好比食槽旁的猪，你不用想叫他离开一步了。但是波罗夫則夫先生在打什么主意呢，他在等待什么呢，——我真弄不懂！現在正是推翻苏維埃政权的好时机，可他却是在乘风凉……”

雅可夫·洛济支等待着波罗夫則夫預定的事变，等得有些厌倦了，他那末判断当然只是出于怨恨。他很明白，波罗夫則夫絕不是在乘风凉，而是在等待着些什么，并且决不会是徒然的。每天夜里，在紧挨着从山上到阿斯托洛夫罗夫花园那一帶的深谷里，几乎都有人从遙远的村庄和陌生的山鎮偷偷地騎馬跑来。他們大概是把馬匹留在树木茂盛的山谷高处，然后步行过来。雅可夫·洛济支一听到輕輕的約定的敲門声，就給他們开了門，連灯也不点便把他們領到客房里的波罗夫則夫那儿去。客房里的两扇开向院子的百叶窗，日夜紧閉，里面还用灰

羊毛织成的厚毯子紧紧地复盖着。即使在阳光明媚的日子，那里也黑暗得像地窖，而且也像在地窖里那样，发散着那种难得通风的房子里所常有的潮湿、霉烂而沉闷的气味。白天，波罗夫则夫和廖切夫斯基谁也不出房门一步；房间里有一块地板被揭去了，那里半埋着一只铅桶，权充了这两个志愿囚徒的便桶。

雅可夫·洛济支对每一个深更半夜偷偷跑来的人，都要在门厅里擦亮火柴的瞬间匆匆地打量一下，可是他还从来没有遇到过一个熟人；个个都是陌生的，显然都是从远处来的。有一次，雅可夫·洛济支大着胆子悄悄地问一个联络员说：

“你打哪来啊，老乡？”

火柴的闪光照亮了一个上了年纪的长鬍子哥萨克的臉，围着粗毛围巾，外表很和善，同时雅可夫·洛济支还看到了一对眯缝着的眼睛和一排冷笑着闪亮的牙齿。

“从那个世界来的，老乡！”来人用同样轻悄悄的耳语回答，又用命令的口吻补充说：“快带我去，少管闲事！”

过了两天，这个长鬍子又来了，他带来了一个年纪比他轻些的哥萨克。他们把一些沉重的东西拿到门厅来，但脚步很轻，简直没有一点声音。雅可夫·洛济支擦亮了火柴，看到长鬍子手里拿的是两副军官的鞍垫，肩上搭着镶银的马勒；另外那一个肩上捆着一只长长的包裹，形状很古怪，是用一件黑色的破旧氈斗篷包着的。

长鬍子对于雅可夫·洛济支好像是一个多年的老相识，眯了眯眼睛问道：

“在家吗？两个都在？”他不等回答，就向客房走去。

火柴烧到末梢，烫着了雅可夫·洛济支的指头，熄灭了。

在黑暗中，长鬍子在什么地方絆了一下，压低嗓子咒骂起来。

“等一等，我来了，”雅可夫·洛济支一面說，一面用不听使唤的指头在火柴盒子里掏摸着。

波罗夫則夫亲自开了門，悄悄地說：

“进来，进来呀，你們在那边搞什么鬼啊？你，雅可夫·洛济支，也来吧，我正需要你。轻一点儿，让我来点上火。”

他点上了火油灯，但上面用一件短外衣遮住，只留下狹狹的一道光，斜投在漆成赭色的地板上。

来人恭恭敬敬地問了好，把带来的东西放在門旁。长鬍子又向前走了两步，喀的一声碰响靴子后跟立正了，从怀中掏出来一个文件夹。波罗夫則夫揭开信封，把信拿到灯前，很快地讀完了說：

“您去对灰头髮說声謝謝。回信不写了。我等他的消息，最晚不得过十二号。你們可以走了。天亮以前不会赶不到吧？”

“絕对不会。赶得到的。我們的馬儿好得很哩，”长鬍子回答。

“唔，去吧。辛苦你們啦，謝謝。”

“这是我們份內的事！”

两人一下子同时轉过身，就像一个人似的，碰响靴子后跟，走了出去。雅可夫·洛济支欽佩地想：“这才是受过训练的！在部队里受过老式訓練，举动上看得出的！但为什么他們始終沒称呼他呢？”

波罗夫則夫走到他的跟前，把一只沉重的手放在他的肩上。雅可夫·洛济支不由地走近一步，挺起腰骨，两手伸直貼紧衣服的连接处。

“看到英雄了？”波罗夫則夫轻轻地笑了起来。“这几个是不

会捉弄人的。这几个会随着我赴湯蹈火，不像伏依斯科村一些信心不足的下流坯那样。现在来瞧瞧，看他们给我们带来了些什么……”

波罗夫則夫用一个膝头跪了下来，俐落地解开紧扎着匪斗篷的白色生皮带，摊开斗篷，取出一挺拆开的手提机关枪的零件和包在油浸麻袋布里的四只朦朧发光的子弹盘来。接着又小心翼翼地抽出来两把馬刀。其中一把普通的，哥薩克式的，插在一只饱经滄桑的磨損了的鞘子里；另一把是軍官用的，銀的刀柄有一部分藏在鞘里；柄上的乔治獎帶結已经褪了色，刀鞘上有黑銀鑲嵌的細工，并且結着黑色的高加索刀帶。

波罗夫則夫已经双膝跪下了，伸出两手，用手掌托着一把馬刀，仰起了头，似乎在欣賞銀子的黯淡反光，然后把刀紧紧地抱在胸前，用哆嗦的声音說：

“我的宝贝，美人儿！我忠心的老伴！你可要为了信仰和真理再給我尽忠啊！”

他那巨大的下顎微微地战慄起来，眼睛里沸騰着又狂怒又狂喜的泪水，但他勉强克制住自己，轉过蒼白的、扭歪了的臉对住雅可夫·洛济支，大声地問道：

“你认得它嗎，洛济支？……”

雅可夫·洛济支痙攣地咽了一口唾液，默默地点了点头：他认得这把馬刀；他头一次看到它，还是在一九一五年奥地利前线，在年轻英勇的掌旗官波罗夫則夫的身上……

沉默而冷淡地躺在床上的廖切夫斯基欠起身来，垂下赤裸的双足，骨头格格响地伸着懶腰，忧郁地閃了閃独眼睛。

“一幕动人的会见！”他哑着嗓子說。“真称得上是起义的牧歌。我可不爱这种情緒恶劣的酸溜溜的感伤場面！”

“住嘴！”波罗夫則夫暴躁地說。

廖切夫斯基聳聳肩膀：

“为什么我該住嘴？我住什么嘴？”

“住嘴吧，我求您！”波罗夫則夫一面悄悄地說，一面站起身来，慢慢地，仿佛不让人发觉似的向床边走去。

他那顫動的左手握着馬刀，右手拉开灰色的托尔斯泰裝的領子。雅可夫·洛济支恐怖地看到，波罗夫則夫的两眼怎样狂怒得紧蹙在鼻梁上端，他那浮腫的臉在灰色的托尔斯泰裝衬托下显得多么猙獰。

廖切夫斯基不慌不忙地在床上躺了下来，双手垫在脑后。

“富有戏剧性的姿势！”他說，嘲弄地微笑着，独眼睛望着天花板。“这些我都看到过了，而且不止一次，在齷齪的內地戏院子里。我看厌这个了！”

波罗夫則夫在离他两步处站住了，沒精打采地提起手来，擦去額上的汗；接着，那只手好像不听使喚似地又軟綿綿滑了下来。

“神经……”他又含糊又口吃地說，仿佛一个疯癲的人；同时他的臉也被一陣像是微笑的长时的痙攣扭歪了。

“这个我也听到过不止一次了。您婆婆媽媽得也够了，波罗夫則夫！坚强点儿吧。”

“神经……”波罗夫則夫咕囔着。“神经在作怪……我也厌透这个黑暗，这个坟墓啦……”

“黑暗——这是聰明人的朋友。它能启发人去思考有关生命的哲学問題，而神经呢，实际上只有那些生面疤的貧血姑娘跟肚子里藏不住話又患偏头痛的太太才会有。神经——对一个軍官說来是一种耻辱！您，波罗夫則夫，只要装作自己沒有任何

神經就行了，全都是胡思亂想！我不相信您！憑軍官的身份說一句，我不相信！”

“您不是軍官，您是畜生！”

“這個我從您的嘴里聽到也不止一次了，但不論怎樣，我決不會拉您去決鬥的，滾你媽的蛋！這一套已經陳舊了，過時了，而且咱們還有更重大的事呢。再說，您也曉得，最可敬的先生，人們只有拿寶劍決鬥的，可沒有拿警察的腰刀來決鬥，——就像您剛才那末溫柔那末動人地抱緊在胸口的那種腰刀。我是個老炮兵，可瞧不起這種冷冰冰的裝飾品。此外還有一個理由反對跟您決鬥：您的出身和血統都是平民，我可是波蘭最古老的一家貴族，我們……”

“听我說，蠢……蠢腳貴族！”波羅夫則夫粗暴地打斷廖切夫斯基的話，他的聲音也驟然回復了往常的剛強和斬釘截鐵的命令腔兒。“您敢嘲笑得過喬治獎的武器嗎？！要是你再動一動嘴，——我就像殺一只狗那樣殺死你！”

廖切夫斯基在床上支起身來。他的嘴唇上已經沒有一絲剛才那種含嘲帶諷的微笑了。他嚴肅而率直地說：

“這我倒相信的！從您的聲音里聽得出真誠和善良的意圖，因為這個緣故我不再說什麼啦。”

他重又躺下了，把舊的厚絨布被頭拉到下巴上。

“無論怎樣，我會殺死你的，”波羅夫則夫固執地重複着說，像牛一般沖下頭，站在床邊。“哼，我要用這柄馬刀把一個波蘭貴族畜生斬成兩段，你知道在什麼時候嗎？只等頓河上的蘇維埃政權一推翻！”

“唔，這麼說來我倒可以太平平過到老，也許可以過一輩子了，”廖切夫斯基冷笑着說，接着，不堪入耳地罵了一通，向

牆壁轉過臉去了。

雅可夫·洛濟支在門旁搖搖擺擺地踏着雙腳，仿佛熱鍋上的螞蟥。他幾次要從客房里沖出去，但都被波羅夫則夫用手勢阻止了。最後，他實在熬不住，就請求說：

“您讓我走吧，您放了我吧，大人！天快亮了，我還得一早到地里去呢……”

波羅夫則夫在椅子上坐了下來，把馬刀擱在膝頭，兩手按在刀上，低低地彎下身子，好一陣保持着沉默。只有他那因患鼻疽而變得很艱難的呼吸聲和桌子上他那只大挂表的嗒嗒聲可以聽到。雅可夫·洛濟支以為波羅夫則夫在打瞌睡，不想他却猛然站了起來，挺直魁梧結實的身體，說：

“你拿鞍子吧，洛濟支，剩下的我來拿。走吧，我們把這些東西都去藏在可靠而乾燥的地方。或者，就藏到……哎，他媽的，——就藏到你堆干牛糞的棚子裏去吧，呃？”

“倒是個合適的地方，咱們走吧，”雅可夫·洛濟支高興地表示同意，他原以為沒希望從客房那里脫身了。

他剛拿起一副鞍子，可是這當兒廖切夫斯基像被火燙著一般霍的一下從床上跳了起來，瘋狂地閃動一只眼睛，咬緊牙齒說：

“您在幹什麼呀，我請問您，您這算是幹什麼呀？”

俯身在斗篷上的波羅夫則夫挺直身體，冷冷地反問道：

“唔，有什麼事，干麼這樣大驚小怪啊？”

“您怎麼會不明白，您高興，您可以把鞍子和這些硬傢伙藏起來，但得把機槍和盤子留下，您可不是住在朋友的別墅里呀，機槍我們隨時隨刻都可能用得着的。我想，您總該明白這一層吧？”

波羅夫則夫稍微考慮了一下就同意了：

“就算是您对，拉德齐维尔^①杂种。既然如此，那就统统留在这儿好了。去吧，洛济支，睡觉去吧，你没事了。”

兵士的老习惯是多么根深蒂固、牢不可破啊！雅可夫·洛济支还来不及想什么，他的一双赤脚已经不由自主地作了一个“自左向后转”的姿势，而他那双磨破的脚踵机械地而且几乎无声地互相碰了一下。波罗夫则夫一发现这个，微微地笑了笑；而雅可夫·洛济支一拉上身后的门，登时明白了自己的疏忽，臊得咳的一声叫了出来，心里想着：“这个鬍子鬼的那副神气可真把我搅糊涂了！”

直到天亮，他始终没有阖过眼睛。又是希望复辟成功，又是担心失败，又是后悔不该那末轻率地把自己的命运跟波罗夫则夫和廖切夫斯基那批死期已近的家伙捆在一起。这些情绪不断在他的心里交替起伏。“唉，我太心急了，如今可弄得骑虎难下！”雅可夫·洛济支懊恼地想。“我这个老傻瓜当初应该等一等，袖手旁观一下，不该向亚历山大·安利辛莫维支多嘴的。等他们把共产党打败了，到那时我就可以去加入他们一伙享个现成；可是现在——他们很容易教我上当，把我像瞎子似的搞到修道院里去……。但凭良心说：如果人人都像我那样袖手旁观，那又会有什么结果呢？让苏维埃政权一辈子骑在头上吗？也不行！它是不会太平平离开我们的，哎，不会的！但愿他们的末日早些来到……亚历山大·安利辛莫维支答应会有人从国外来登陆，古班方面也会有支援来；支票打得漂亮，但不知道能兑现多少。真是天晓得！要是盟军不来我们的土地上登陆，那时又怎样呢？他们会像一九一九年那样送来些英国的军用大衣，

① 拉德齐维尔 1778—1850），波兰将军。

而自己却坐在家里喝咖啡，跟娘儿们寻寻开心，——到那时教我们光拿一些他们的军用大衣怎么办呢？无非拿这些大衣的前襟擦擦我们的血痰，如此而已。布尔什维克会打败我们的，天哪，会打败的！他们搞惯这一套的。到那时凡是起来反对他们的人都要完蛋了。顿河两岸就会烽烟连天！”

雅可夫·洛济支因为这些思想而伤心起来，他可怜自己，几乎掉下泪来。他好久地干咳着，呻吟着，划着十字，喃喃地祈祷着，但后来在胡思乱想中重又回到现实的问题上来了：“亚历山大·安利辛莫维支跟这个独只眼的波兰人究竟有什么事谈不拢来啊？干么老是吵架呢？这样伟大的事业摆在面前，他们却像两只凶恶的公狗住在一个狗窝里。这个独眼龙尤其会冷嘲热讽，胡说八道，忽儿这样说，忽儿那样说。讨厌的家伙，我一絲一毫都不相信他。无怪俗话说得好：‘独眼、驼背和老婆，千万不能轻相信。’亚历山大·安利辛莫维支会杀死他的，真的，会杀的！哼，管他呢，反正他跟我们的信仰不相同。”

在这些宽慰人心的思想下，雅可夫·洛济支终于进入短暂而痛苦的梦境中了。

第二章

雅可夫·洛济支醒来的时候，太阳已经出来。在这以前约莫一个钟头里，他竟接连做了许多梦，而且一个比一个荒唐，一个比一个怪诞。一会儿，他梦见他站在教堂里的讲台台旁，又年轻又漂亮，穿着一套新郎的礼服；他的身旁却站着廖切夫

斯基，穿着很长的新娘礼服，从头到脚罩着长纱，好像被白云包围着似的，疯狂地蹈着双足，而他那只淫荡嘲諷的独眼睛竟老是盯着他看，还用无耻和挑战的神色眯动着。

雅可夫·洛济支似乎对他說：“瓦茲拉夫·阿夫·加斯托維支，咱們兩人結婚可不合适：你长得丑不去說它，可到底是个男人呀。这样的事，怎么行呢；而我也是个有家小的人了。让咱們把这些统统告訴牧师吧，不然的話他会弄得大家都譏笑我們的！”廖切夫斯基却用自己一只冰冷的手捉住雅可夫·洛济支的一只手，向他弯过身去，很秘密地低声說：“別告訴任何人你是有家小的！至于我呢，亲爱的雅沙，我会成为一个出色的太太的，将来你准会感到惊奇呢！”“滾你媽的蛋，独眼傻瓜！”雅可夫·洛济支想喊出来，試着把自己的手从廖切夫斯基的掌握中掙脫，但是办不到，——廖切夫斯基的手指又冷又硬，好像钢铸的，而雅可夫·洛济支的声音却轻得出奇，嘴唇仿佛是棉花做成……。雅可夫·洛济支气得噴出唾沫，同时醒了过来：他的鬍子上和枕头上流滿了粘膩的唾液……

他还来不及划十字和低呼“圣哉，圣哉”，就又重新入梦。他梦见他跟儿子謝敏、阿加芬·多布佐夫和其他几个同村人在一片广大的农場里躑躅，有几个穿白衣裳的年轻女监工在领导他們采番茄。而雅可夫·洛济支自己和他周围的一些哥薩克，不知怎的竟都是赤条条的。可是，除了他之外，誰也沒因为自己一絲不挂而感到羞耻。多布佐夫背对他站着，俯身在番茄丛上；雅可夫·洛济支又好气又好笑，几乎喘不过气来，对他說道：“別把身体弯得那末低啊，你这匹麻臉的閹馬！你在娘兒們面前总該知道害臊啊！”

雅可夫·洛济支自己不好意思地蹲下身子，只用一只右手

采着番茄，左手就像一个赤身的游泳者在入水之前那样遮着身体……

雅可夫·洛济支醒来了，在床上坐了好一阵，那对恐惧的眼睛痴呆呆地瞪着前面。“那样荒唐的梦不会是什么好兆头。糟了！”——他自己下了断语，心头感到一种难受的沉重，同时一想起刚才的梦，竟真的唾起口沫来了。

他在极阴郁的情绪中穿好衣服，动手打走了向他谄媚的猫儿；用早餐的时候又无缘无故骂老婆是“傻婆娘”，而对坐在餐桌旁不凑趣地谈起家务的儿媳，他甚至挥动汤匙要朝她打去，仿佛她还是个小姑娘，而不是成年的女子。父亲的大发脾气使谢敏觉得很好玩：他扮了个鬼脸，向老婆眦眦眼睛；而她呢，强忍住笑声，弄得浑身哆嗦起来。这可把雅可夫·洛济支逗得完全失去了自制力：他啪的一声把汤匙扔在桌上，气愤得断断续续地嚷道：

“笑得开心，恐怕马上就得哭了！”

没用完早餐，他就示威似地从餐桌旁站起身来，可是，真倒楣，一只手掌无意中按在汤盆边上，就把没吃完的热气腾腾的牛肉菜汤泼了一裤子。儿媳双手蒙住脸，冲到门厅里去了。谢敏把头俯伏在手臂上，留在餐桌旁没走；只见他那肌肉垒垒的背脊和强壮的肩胛笑得直打哆嗦。就连那平日一向严肃的雅可夫·洛济支太太——连她也忍不住笑了。

“爸爸，今天你这是怎么了？”她笑着问。“是左脚先下了床呢①，还是作了什么恶梦？”

“你怎么晓得的，老妖怪？”雅可夫·洛济支忘其所以地破

① 俄国人的迷信：早晨起床时左脚先下床，是不祥之兆。

口嚷道，匆匆忙忙从桌旁跳了起来。

走过厨房门槛时他被门框上的一枚钉子钩住了，那件新的緞紋布衬衫的袖子就嘩的一声撕裂到臂弯处。他回到自己房里，动手在箱子里找别的衬衫，可是这当儿靠在壁上沒有靠穩的箱子盖猛然倒了下來，又重又响地敲在他的后脑上。

“活見鬼！今天算是个什么日子啊！”雅可夫·洛济支憤怒地嚷道，接着有气无力地在方凳上坐下了，小心翼翼地撫摸着突出在后脑上的一个大肿块。

他胡乱换好衣服，——换下了泼滿湯汁的褲子和鉤破的衬衫，可是因为太激动太匆忙，竟忘記把褲子的前岔扣上。雅可夫·洛济支就是那末不雅观地几乎一直走到集体农庄的管理处，他暗中感到惊奇的是，为什么一路上碰到的女人向他問了好之后，总是露出神秘的笑容，并且慌忙轉过头去……。他的狐疑，終于被迎面急步走来的舒卡尔老爹无礼地給破除了。

“你怎么老啦，我的好朋友雅可夫·洛济支？”他站下来满怀同情地問。

“难道你年轻了不成？你的样子可看不出来呀！眼睛紅得像兔子，还流眼泪呢。”

“我眼睛流泪是因为夜里看书的緣故。上了年紀讀些书，受些多方面的高等教育，可做人还是循規蹈矩的，而你呢，老得簡直什么都忘了……”

“你說我忘了什么啦？”

“自家的前門忘記关上了，牲口要給你放出来了……”

“謝敏会关的，”雅可夫·洛济支漫不经心地說。

“你的前門謝敏是不会来給你关的……”

一个不愉快的猜測使雅可夫·洛济支吃了一惊，他垂下眼

睛，哎呀叫了一声，就連忙用手指扣上鈕子。在这个倒楣的早晨，落在雅可夫·洛济支头上的一連串灾禍的最后一桩，就是在农庄管理处的院子里，他不留心踩在人家掉落的一个馬鈴薯上，馬鈴薯被踩碎了，而他也仰面一交摔倒下来。

不錯，这实在是太难堪了，但一切都不是无缘无故的！迷信慣了的雅可夫·洛济支深深地相信，准还有什么重大的灾难在等着他。他臉色蒼白，双唇哆嗦，走进达維多夫的房間，說道：

“我病了，达維多夫同志，您让我請个假吧。叫倉庫管理員来代替我好了。”

“你的臉色是有些难看，洛济支，”达維多夫同情地应和說。

“去吧，去休息休息。医务員那儿你自己去呢，还是叫他上你家去？”

雅可夫·洛济支絕望地摆了摆手：

“医务員对我沒用，我自己回去躺躺就是”……

回到家里，他吩咐关上百叶窗，脫去衣服，在床上躺下来，耐性地等待着那个还在什么地方巡行的灾难来临……“全得怪这个該死的政权！”他在心里发着牢騷。“弄得我白天黑夜都不能安宁！夜里尽是那些荒唐的梦，这样的梦以前就从来没有做过；白天呢，灾禍一个接着一个落到你的头上来……在这个政权下我是无法活滿天年的！我准不会长寿的！”

然而，这天雅可夫·洛济支坐立不安的期待却是徒然的：灾难不知勾留在什么地方，一直过了两天两夜才降臨到他的头上，而且是从他最意料不到的方向来的……

临睡以前，雅可夫·洛济支为了壮壮胆，喝了一大杯烧酒，一夜睡得很宁靜，沒有梦见什么。第二天早晨，他打起精神，快乐地想：“过去了！”这一天就在习以为常的忙碌中度过。可是

到了第三天，星期日，他在晚餐以前发现妻子有些心慌意乱，就問道：

“媽媽，你怎么有些心神不宁啊？是不是母牛病了？昨天我也注意到，它从牛群里回来好像有些呆气。”

女主人轉身对儿子說：

“敏儿，你出去一会儿，我跟你爹要聊聊……”

正在鏡子面前梳頭髮的謝敏不乐意地脫口說道：

“你們这老是在搞些什么秘密活动啊？客房里父亲的那两个朋友——真他媽的怎末会搞到我們的头上来——日日夜夜就是唧唧喳喳，而这儿呢，你們又……你們这些秘密活动搞得我也快在家里呆不下去了。簡直不像家，而像尼姑庵：周围只听得一片唧唧喳喳，噥噥咕咕的……”

“哼，这可不干你小鬼的事！”雅可夫·洛济支冒火了。“对你說——出去，就是出去！近来你怎么变得那末多嘴……当心，別饒舌，不然你的舌头也要保不住了！”

謝敏也勃然大怒，轉过头去对着父亲粗声粗气地說：

“您啊，爸爸，也少吓唬人吧！在我們家里是沒有胆小鬼和低三下四的人的。要是我們家里人都互相吓唬起来，——那我們大家可真是最倒楣不过了……”

他出去了，砰的一声拉上了門。

“欣賞欣賞自己的寶貝儿子吧！多神气啊，狗养的！”雅可夫·洛济支气冲冲地嚷道。

从来不跟他頂嘴的妻子，这回也沉着地說：

“說实話，洛济支，你那两位食客弄得我們也不太痛快哪。跟他們住在一起步步都得留神，真是煩死了！你瞧，要是村政府来一下检查，那我們就完蛋了！我們过的真不是日子，一

天到晚心惊肉跳，一听到什么脚步声或敲门声就害怕。这样的日子天晓得有谁受得了！为了你和敏儿我实在着急。果真检查到我们的房客，就会把他们抓起来，连你们也会被带走。到那时教我们这些娘儿们怎么办呢？背着袋子去讨饭吗？”

“够了！”雅可夫·洛济支打断她说。“不用你和谢敏多嘴，我自己也晓得该怎么办。你有什么话要说的？说出来吧！”

他把两扇门都关紧了，在妻子旁边坐下来。开头他听着她说，表面上竭力掩饰着内心的慌乱，但最后终于克制不住了，从长凳上跳了起来，跑进厨房，手足无措地喃喃说：

“完了！亲妈把我给毁啦！她害死我啦！”

稍微镇静了些以后，他一连喝了两大杯冷水，在痛苦的沉思中颓然在长凳上坐了下来。

“现在怎么办呢，爸爸？”

雅可夫·洛济支没回答妻子的问题。他根本没听到……

从妻子的讲述中他知道：不久以来来过四个老太婆，她们坚决要求带她们去见见军官先生们。那几个老太婆急于想知道，军官们将在什么时候在藏匿他们的雅可夫·洛济支和格内米雅其村其他哥萨克的协助下开始暴动，去推翻不信神的苏维埃政权。雅可夫·洛济支的妻子再三声辩，家里并没有什么军官，可是没有用。凶恶而驼背的洛西林娜老婆子气冲冲地回答她说：

“轮到你来向我撒谎，大嫂，还太年轻哩！你的亲婆婆对我们说过，军官先生们还是去年冬天起就住在你们客房里。我们晓得，他们住在这儿是要避人耳目，但我们可对谁也不会提到他们的。你领我们去见见长官吧，好象是叫什么亚历山大·安利辛莫维支的！”

……雅可夫·洛济支走进波罗夫则夫的房间，心头就感到